

兒島獻吉郎著
孫俚工譯

中國文學通論
上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兒島獻吉郎著
孫俚工譯

中國文學通論上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85601.3A)

中國文學通論 卷上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兒島獻吉郎

譯述者 孫俚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審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四八號審查證

序

中國文學通論，日本漢學家兒島獻吉郎著。書凡三卷。原名支那文學考，第一篇散文考一卷，第二篇韻文考一卷，及支那諸子百家考一卷。今譯爲國語，以散文考爲上卷，韻文考爲中卷，而以諸子百家考爲下卷。統名爲中國文學通論。因爲三卷，雖是各各獨立自成系統，然其淵源，及其在歷史上的發展，彼此固有相聯的關係，合而觀之，自可融會貫通，打成一片，且可見中國文學橫的方面的大體。

日本人對於我國，素來處於不甚了解的地位。尤其是在政治上，在民族心理上，常處於冰炭不相容的情勢中。遠者如中日之戰，近者如二十一條，最近者如九一八，如一二八，把日本人不了解我國底政治局勢及我民族心理的內心一一表現出來了。惟其不了解，故生歧視心，惟其歧視，故生輕視心，惟其輕視，故對於我不惜凶暴橫殘以臨之，虎視眈眈，侵略不已，此其可畏，寧有所底！

獨至對於中國文學，日本人又是另一副面孔，潛心研究，期於了解，幾無所不至。故日本底漢學家，歷代以來，史不絕書。如王朝時代底大江匡衡、弘法大師、菅原道真諸家，鎌倉室町時代底義堂周信、絕海中津、中岩圓月諸家，江戶時代底朱學派底藤原惺窩及其門人林羅山，山崎派底山崎闇齋，陽明學派底中江藤樹及其門人淵岡山、熊澤蕃山，堀河學派底伊藤仁齋、貝原益軒，護國學派底荻生徂徠，及其門下山縣周南、太宰春臺、安藤東野、服部南郭諸

家，寬政以後的尾藤二洲、古賀精里、柴野栗山、賴山陽、齋藤拙堂諸家，以及明治以後的安井息軒、池田草菴、森槐南、竹添井井諸家，對於漢學各有精到的著述。近代歐學東漸，日本漢學亦受了科學的洗禮，一時如古城貞吉、宇野哲人、鹽谷溫、青木正兒、鈴木虎雄、本田成之、兒島獻吉郎等，都以科學底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哲學、文學、史學，見於著述，覃思精慮，條理明析，其對於漢學之功實偉，我們實不可因其政治家底侵略野心底可畏，而抹煞其漢學家對於漢學底功績呀！

我底翻譯這類的著作，已有鈴木虎雄底中國文藝論史，鹽谷溫底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本田成之底中國經學史，今茲所譯，爲第四部，鈴木氏的是關於詩的批評，鹽谷氏的是關於純文學的，本田氏是關於經學的，而這書卻包括散文韻文諸子百家，把所以成爲中國文學底命脈的各方面，都系統的地說明了。我不希望這部書底出版，成爲研究中國文學者底權威，只希望這種分析綜合的方法應用到中國文學上去，使中國文學因此而得到一番大大的整理，譯者就心滿意足了。

爲了便利讀者起見，其重要處所，特由梅痕加以註釋，節省讀者輾轉考查的時間，想不無小補吧！

二十四年二月譯者在南京。

目次

第一章 序論一

政治觀 道德觀 文學觀 至誠派 天才派 達意派 修辭派

一

第二章 序論二

文心雕龍與文則 劉勰以前的論文的作品 劉勰以後的文法家 中國文典

一五

第三章 體制

文無定體 唐以前的分類 唐以後的分類 文是什麼 七類與八十七目 敘事與議論

二九

第四章 流別

論辨類 序記類 詔令類 奏疏類 題跋類 書牘類 碑碣類

四一

第五章 達意與修辭

達意派與修辭派 真的達意與真的修辭 辭達而已矣 立意的工夫

七四

第六章 學古與擬古

學古 師意與師辭 好古與擬古 預備的手段

七九

第七章 文底品致 八五

時勢與氣運 作者底境遇及性質 理的品致 情的品致 氣的品致 莊重 遒勁 簡潔

輕妙與精緻 優美與明晰 誇張的一利一弊

第八章 文之法度 九九

六經三傳與唐宋八家 文與詩 文果有法嗎 相生相剋 篇章字句

第九章 文之病癰 一〇四

誰無病癰呢 十九病與三十六病 左傳與史記 品致上的病癰 形式上的病癰

第十章 篇法上 一二二

起承轉結 布置結構 三段四段五段 起法 承法 轉法 結法

第十一章 篇法下 一二一

六經無篇法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 諸子有篇法 管子與墨子 孟莊荀韓

第十二章 章法上 一二七

章法與篇法 層疊法 開闔法 抑揚法 緩急法 賓主法 擒縱法 雙關法 一正一反

法 一虛一實法

第十三章 章法下 一三四

八股底條例 八股底題式 八股底形式 破題 承題 起講 四比八股 小結大結

第十四章 句法 (一) 一四〇

造句的巧拙 賓主輕重 詳略繁簡 左傳與檀弓 徂徠與北山

第十五章 句法 (二) 一四六

構成法與排列法 對偶法 層疊法 承遞法 回文法 照略法 長句與短句 正說與

反說 倒裝句法

第十六章 句法 (三) 一六二

主語與賓詞 單主語 雙主語 沒主語 漢文之特色

第十七章 句法 (四) 一七一

律語底稱呼 古文底聲律 羣經諸子底押韻 四六駢儷 四六底起源 四六底稱呼

四六底法式 四六底對偶 四六底平仄

第十八章 字法 (上) 一八一

一字千金 一篇底貫線 用字上的工夫 用字上的時代的變遷

第十九章 字法(中) 一八五

襲古與取新 顛倒無據錯義失粘 戒和字 戒和句 戒和習

第二十章 字法(下) 一九二

文典的字法 修辭的字法 品調底轉化 品詞底濫用 轉化底妙用

第二十一章 虛字與實字 二〇二

廣義與狹義 形體底有無與意義底有無 虛字底功用 虛字研究的反動 時代的特

徵與文體的特徵 不必一律 實字與虛字底分類

第二十二章 品詞底分類(上) 二〇九

品詞底分類及其細目 接續代名詞 品詞底轉化

第二十三章 品詞底分類(下) 二一四

所字底品詞的部屬 之字底品詞的部屬 者字底品詞的部屬

第二十四章 我與汝 二二四

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 見於經典的第一人稱 第一人稱底差別觀 第一人稱底平等觀

從訓詁學上觀察的第二人稱 從音韻學觀察的第二人稱

第二十五章 無不未非……………一二三二

半虛半實 無毋无亡底差別觀 無毋亡與莫底通韻 妄忘罔與無底通韻 毛耗與無底關係 靡微與無底通韻 沒末蔑勿與無底關係 不弗未底異同 非匪與不無同用

第二十六章 於于乎……………一二三八

作爲前置詞 從音韻學看 從訓詁學看 古人底用例 時代底推移 作爲感歎詞 作爲副詞 作爲發聲 作爲歇尾詞

第二十七章 前置詞……………一二四七

前置詞諸之 前置詞與之 自從由繇道用法上的異同與爲以底用法

第二十八章 後置詞……………一二五六

後置詞殺着煞道取卻爾來破 也與乎與等也與者 然如乎兮焉爾底用法

第二十九章 也與矣……………一二六一

也矣底時代的研究 也矣底文字上的解釋 也矣底性質上底異同 常法與變則

第三十章 「乎」「與」「邪」……………一二七一

乎與邪底字義 乎與邪底差別觀 音韻學上的歸一 訓詁學上的歸一 時代的特徵與

個人的特徵

第三十一章

歇尾詞

二七七

歇尾詞底意義

歇尾詞底用法

性質上底分類

已爾耳底異同

焉旃然底半虛半實

哉夫底特性

第三十二章

結論（上）

二八五

敘事與議論

三代之詔誥與兩漢之奏疏

六朝之駢儷

唐宋以後的古文

明清之八股

第三十三章

結論（下）

二九〇

形與音與義

形文聲文情文

形式美

聲律美

感情美與理性美

餘論

中國文學通論上卷

散文

第一章 序論一

政治觀 道德觀 文學觀 至誠派 天才派 達意派 修辭派

中國是尚文的國家，而中國人是從來重文章的民族。故他們大多數以文章爲自己底生命，不但幼而學之，且長則由此以登龍門；如不見用，則據此以求知己於百世。這是他們數千年間傳承而來的思想。

中國古來的文章觀有三種：第一、政治觀。第二、道德觀。第三、文學觀。第一所謂政治觀是經世本位的觀察，先秦諸子常致志於治國平天下，非進而於廟堂之上，講先王之道，則退而以經綸策見於文字，期圖立言之不朽。孔、孟、荀、韓（一）諸子，就是屬於此種的，他們底眼中唯有天下國家。魏文帝（二）所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不必是稱文人底技巧，也許是說在文章底內容裏有經國的大道的，因爲風流才子底文辭，雖是怎樣地美，但是無經

國的價值的。宋葉適（三）說：『不關世教之文章，雖工無益。』真德秀（四）說：『文章以切世用爲主。』李塗（五）說：『經傳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世之文從是出。』齋藤拙堂（六）說：『後世之文，苟能明道經世，則與聖賢之用心同。豈復有古今之異乎哉？彼徒以辭句工麗者，何足與語之乎！』這等皆以經世爲目的政治觀。試舉經世之文，則在漢有賈山底至言，賈誼（七）底治安策，晁錯（八）底賢良策，主父偃（九）底諫伐匈奴書，趙充國（一〇）底屯田策等；在宋有范仲淹（一一）底攻守戰備策，蘇洵（一二）底審敵審勢，蘇軾（一三）底上神宗書，李綱（一四）底上徽欽高三宗奏議，陳亮（一五）底上孝宗書等，皆是關於社稷蒼生的文章，其內容既是經國之大業，其價值亦實爲不朽之盛事。如日本三善清行（一六）底意見封事，亦是屬於這一種。

第二所謂道德觀就是經學本位的觀察，宋儒常致意於窮理盡性，五經之文是從聖人之至蘊而發的，可說是成於自然的東西，以道爲文之根本，以文爲道之枝葉，開口談性命，援筆論理氣。周程朱張（一七）諸子皆是如此。故在他們底眼中僅有義理。如周敦頤說：『文所以載道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程頤說：『學以養志，奚以文爲？五經之言，非聖人有意於文也。』朱熹說：『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又說：『不必著意學文，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他們以道爲主，平生無論如何把文章看做末技可知。杜甫（一八）底詩有『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宋洪邁（一九）評道：『雖杜子美有激而言，然要爲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然予獨謂詩聖底本領常存於忠君愛國之上。蘇軾嘗說：『吾所謂文必與道俱，』雖近於經學本位。

之言，然其實未必然。蘇軾原來是文藝本位的文章家。故朱熹評道：「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矣。」明楊慎（二〇）嘲道學者之文說：「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二一）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余嘗戲之曰：菽粟則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實把明代道學者底末弊罵倒了。還有北齊顏之推（二二）說：『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梁劉勰（二三）說：『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這樣在以五經爲主之點上，雖似一種的道德觀，然實際是文學本位的。爲什麼？他們以爲文章之體，原出五經，故未必高於五經之價值，寧說是揚文章之聲價的。只是隋王通（二四）卻說：『學必貫乎道而後能文，』這卻是道德觀，近乎是爲周程而作俑的了。

第三所謂文學觀就是文藝本位的觀察。發源於魏晉時代，而流行於唐宋時代。蓋他們文章家常自覺以文章爲己之天職，天之所與，父不能以之讓子，兄不能以之讓弟，雖千金之子不能以貨去買，雖王公之貴，不能以權勢去獲，而已則不勞而得，無求而至，一篇之文，不但能感發百世之人，而一言一句，皆爲天籟，援筆如有神助，其美可奪化工之妙，其功用可以動天地，泣鬼神，其自負自信有如此。韓柳歐蘇（二五）諸家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在他們底眼中，

唯有文章而已。日月星辰是天之文章；山川草木是地之文章；鳥歌蝶舞，是自然底文章；柳綠花紅，亦自然底文章。天地自然既成文章，人間焉得無文章呢？這是他們底理想。他們以文章爲天職，所以能契合天地與造化爭工的，實是從這種理想而出的。經術家讀破萬卷之書，竟不能下一字，訓詁家潛心於一經底解釋，終不能作一詩，可知文章家自負自重固有如此。故周敦頤說：『文所以載道也，』是從以道爲本以文爲末的意思來的。李華（二六）說：『文者貫道之器也，』即是從有文而道傳的意思來的。前者雖是經學觀，然而後者卻是文藝觀，語相似而意相反。蘇軾說：『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元非發於前者之意，卻是從後者之意而出的。況在蘇轍有『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的話呢！山本北山（二七）底作文志穀說：『雖是讀萬卷書的人，如不致力於文章，則不能辨文之臧否。』況在自己的著述，怎能辨其臧否呢？一句似韓柳，一句似李王（二八）一句似中郎，一句誰也不似的文章，這只名爲骨董文章罷了。且在北山底作文率裏說道：春齋二先生底博識浩覽，非常人所能及。但是文章拙陋不堪入目，實將經學者罵倒而一吐文章家底氣焰哩！

文藝本位之文章家有二種：一曰自然派，二曰苦心派。自然派主張文是成於自然，本來沒有什麼法則的。苦心派卻主張文是成於人之意匠，元來有法的。前者比詩底性靈派，後者喻詩底格調派。在自然派裏又有至誠派與天才派二種。在苦心派也有達意派與修辭派二種。

一、至誠派就是韓愈底所謂仁義之人，其言霽如。諸葛亮（二九）底出師表，李密（三〇）底陳情表，就屬這一派。

因爲他們底文皆從至誠出發的，字字涕淚，成於自然。蓋情至而文自生，早就作文成章，並不着意。倘若如程頤底所謂五經之言非聖人有意於文也，至蘊所發，自然而成也。或如朱熹底所謂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皆是一種的自然派，然他們所謂文，決非是我底所謂文藝本位之文，殆沒有文學上的價值的。

二、天才派是持才而藐視法的，主張文如行雲流水，只是行乎其所得不行，止乎其所得不止。如蘇軾、袁枚（三）即古今天才派底泰斗。故蘇軾說「吾文如萬斛之泉，取之不竭，唯行於其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袁枚說：「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佐藤一齋（三）底所謂道誠心，達實意，經緯乎不得已，而幹旋於不得不然，殆是以文藝觀調和於經學本位的。故他又說：「子不覩夫造化乎？元氣之所絳旋，升爲星躔，降爲坤輿，峙爲山嶽，盤爲川海，俯仰上下皆文也。而其所以若是者，非故爲也，示法象於不得已而已。聖賢之文亦猶是也。」又說：「根柢深而枝葉茂，淵源遠而流委長，總之經緯於一氣之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者之紆餘曲折也，故自能爲抑揚，爲起伏，爲變化，而不可測也；而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尙何區區形迹之拘？」經學文章兼善的他，豈非是一方鼓吹程、朱底主義，一方發揮蘇、袁底理想嗎？然齋藤拙堂卻不滿足一齋之說，而說：「所謂得其所可行而行，得其所可止而止者，皆非法歟？法非自天降，非自地出，文理而已。今概爲無法可耶？」這可說是對於自然派的頂門底一針。

三、達意派是對於修辭派稱呼，是以孔子所謂辭達而已矣爲理想的。但達意不必僅是苦心派底理想，就是自然派亦有以此爲理想的。然這裏所說的達意派，是指由法而成文，由文而達意的韓、柳、歐、曾（三）以下的古文家。

故韓愈雖一面說「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然而自己作文，苦心慘澹，處時若忘，行時若遺，儼乎若思，茫乎若迷，憂乎其惟陳言之務去，這是他非自然派的證明。柳宗元爲文章，常戒輕心、怠心、昏氣、矜氣而本之於書、詩、禮、春秋、易，參之以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文者以明道，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就是說明他底非修辭派的。其他歐陽修首唱三多之說，晚年尙恐後世見笑，自改舊稿，可知他亦是苦心派而求達意於法的。明唐順之（三四）仰慕歐陽修而私淑之。嘗說：「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即是說唐宋以後之文，是有定法的。故齋藤拙堂亦嘗說：「秦漢以前之文，不必言法；唐宋以後之文，必不得而言法。而唐、宋之法，實出於秦、漢。蓋秦、漢之人，非皆能文，其文之善者必傳，而不自知其合法；左、莊、司馬（三五）之文是已。唐、宋之人，又擇秦、漢之善者，務求合其法；韓、柳諸家之文是已。」大匠目意能不失平直，然未必舍準繩，韓、柳、歐、蘇因法而達意，亦是當然的。

四、修辭派與其說是內容毋寧說是苦心於形式的，常以技巧盡於一字一句。在前六朝諸家之文，在後明代李、王底古文辭等皆屬於這一派。王世貞（三六）底藝苑卮言（三七）所說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縠，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把修辭派底理想完全流露出來了。然修辭是達意的手段，達意之文，亦在某程度必要修辭。故韓愈嘗答尉遲生說是「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李翱（三八）亦答王載言說，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且不能傳也。山縣周